

文武雙全前無古人

球王李惠堂的故事

(一)

●汪清澄

在烏龍江留下情史

李惠堂因射門姿勢美妙，隨南華隊首次出國遠征便揚名海外，在二十四場比賽中，勝六十三球，李惠堂射入最多共三十一球，戰績是八勝七和九負，得多失少，他在隊中擔任中文祕書兼左鋒，但名單中未見有教練，我問他作戰計畫、陣容安排，由誰作主呢？

李惠堂說，教練是到澳洲後才聘請的，為在雪梨開健身院的藍戰治（LANGRIDGE），因此人了解澳洲各地球隊的情況，為人和藹可親，老成練達，很負責任，中國球隊有三次征澳洲，都聘請他為教練，是球王的海外良友之一，常有信函往來。

這次遠征歷時四個多月，以現在的情形看實在難以想像，需要這麼長的時間嗎

？不錯，真的需要，因為在海上乘輪船來回就要耗費四十天。

談到此行的收穫，李惠堂說做了不少溝通中澳人民互相了解的工作，我們把新的中國精神帶到澳洲去，讓他們見識見識，減少了歧視華人的壞心理。從球藝而言，他們的技術水準較高，觀摩切磋得到採長補短的實益，很顯明的是，南華隊一返香港就榮獲甲組聯賽的冠軍。

還有一項收穫要算他的艷遇了，李惠堂的背號是九號，在烏龍江比賽時有位美麗的澳洲小姐，對他表演的球技非常羨慕，不斷在場邊鼓勵他，嬌聲嬌氣地叫喊：「勇進吧！第九號」。李惠堂也不時注意她，在擲界外球走近球場邊緣時，那位小姐拈著玫瑰花向他點頭微笑。

當天晚上又在戲院巧遇，澳洲小姐剛

好坐在他的後面，完場後彼此談心，李惠堂請她喝冷飲，送她回家。球隊移師雪梨比賽，這位小姐又追到雪梨來，且表示願隨李惠堂到香港，做終身伴侶。那時惠堂尚未結婚，球技也待琢磨，他感謝她的深情，不敢接受她的美意，送船時依依惜別，彼此都流了眼淚。

四年後李惠堂舊地重遊，這位澳洲小姐又來看他，但前塵如幻，他已使君有婦，她也綠葉成蔭子滿枝了，彼此相對一陣默默無言。為了紀念這段戀情，李惠堂在他著的《魯衛吟草》詩集中，第一首詩便是寫的這位澳洲痴情女：

澳洲有女垂青注，頻向場前喚代名；
好夢難成春色暮，此心常繫百年情。

遠運缺席兩全其美

一次和球王聊天，談到第八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舉行，他為何不在陣中？對日本比賽大勝五比零，而對菲律賓僅勝一比零，難道是非隊進步了？

他說，實在是對澳洲有好感，遠征對球技進步大有幫助，所以一九二七年由他招兵買馬，將上海的樂華、香港的南華和中華組成三華隊，請澳洲華僑鄺光林協助籌募經費接洽安排，於四月下旬出發到達澳洲訪問，在各地比賽很受歡迎，並堅邀他們延留一個月。國內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認為遠運即將開幕，三華隊的球員，十九是國家隊選手，如果不返回祖國效力，那麼連得六屆冠軍的榮譽，可能拱手讓給日本或菲律賓？於是頻頻發出電報，催他們火速歸國助戰。

球王和全隊思維再三，採取折衷辦法決定派黎郁達、黃瑞華、陳光耀、曹桂成四員中華會的大將歸國，和國內港滬兩地的宿將混合組成一軍，仍是堅不可摧的勁旅，這樣便兩全其美。

球王李惠堂本也想回國助陣的，但那時適因足部受傷，深恐海上航行勞頓，於實益無補，所以留澳未回，這次中華代表隊他缺席了。

過去參加歷屆遠東運動會的足球隊，都是由香港南華隊代表，但這時因南華內部鬧意見，南華隊的基本球員已另組中華會，香港中華體育協進會為解決代表權問題，邀兩隊決賽，結果中華隊獲勝，取得參加第八屆遠東運動會的代表權。

遠運大會足球開賽，中華首遇日本，因不是我國敵手，我隊以五比零大勝，國產球迷皆大歡喜。第二戰和菲律賓對壘，開賽不到五分鐘，中華先聲奪人，即破一關，觀眾掌聲如雷，揭帽揚巾，跳躍歡呼，非隊洩氣腿軟，深知賽到終場，必然大敗，那時輸得更多面子更不好看，表示願意棄權，讓中華就此得勝，但是為了運動精神維護會場秩序，又不可中止比賽，經兩方面妥協，繼續作友誼比賽。

中華隊見他們那樣敬畏，也就不為己甚，客客氣氣，不再進攻，賽至終場，一比零結束，奠定山河，完成蟬聯七屆遠運足球錦標的偉業，這就是小勝的原因，也是香港中華會成立後第一次為國建功。

球王李惠堂雖未回國效力，但是他發現了澳洲出生的網球好手林寶華球技不俗，推薦回國參加遠運，為我國首次奪得網球錦標，也是一段佳話。

幾番惡夢生命渺小

一九二五年李惠堂為了避免捲入南華會內部的是非，遠赴上海，使申江的足球風氣頓時興盛起來，他參加樂群隊後改名樂華隊都連得錦標，造成足以和香港抗衡的實力。出國訪問一直是他的最愛，一九二八年他所領導的樂華隊，應華僑林珠光的邀請，首次前往菲律賓訪問，發生不少新鮮的趣聞。

一九二八年七月樂華隊應邀訪菲，由上海出發只有乘輪船一途，一千四百多海里，足足走了五整天，正遇颱風季節，航行到距香港不遠的南中國海，波濤洶湧，下午五時天色漆黑，水天相連，不見落日，船身開始震盪，水手們把船欄上的帆布掛起，使與外面隔絕，予人以恐怖不安的印象。到了七時，天空愈黑，風勢愈來愈猛，鼓舞巨浪，來勢洶洶，有如排山倒海。一浪襲擊，吼聲如雷，船身雖大，也如秋葉般顛動著，一起一伏足有三四十尺高。船下的輪機，受巨浪的襲擊，有時離開水面，分外吵耳，好像是一個人被刺痛了心肝而狂叫起來，那時候除了舵工以外，恐怕船上已沒有人活動了。

樂華一群被困在室內躺著，不能動彈，隱約中只聽到外面風響傳來片片斷續的呻吟和嘔吐聲，幻想到外面大艙間還有一群受苦更大的同舟人。

李惠堂回憶說，到了這時候，甚麼命運、希望、浮名、利祿、憤恨、歡愉、恩愛、仇怨等世界上的一切一切，都失了主宰，只憑一息的呼吸，一脈的跳動，抱著聽天由命的心情了。這一晚幾番惡夢驚魂，使人想到這恐怖的海上，生命是如何渺小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氣好轉，在餐廳裏大家猶談虎變色。其中有位隊友最怕暈船，很幽默地敘述他昨夜三部曲的情況。他說第一次吐飯菜、第二次吐黃水，到了後來肚子裏沒有任何東西，惟有吐空氣了。

發掘鎮和遠東馳名

馬尼拉的海關那時很會刁難旅客，客人到關卡裏總會翻箱倒篋仔細檢查，無論衣服鞋襪，只要是新的便要納稅。李惠堂每次到馬尼拉，總會聽到旅客們的怨憤和反抗聲，大家都說經過了這番的麻煩，下回真不敢再來了。這種情形五、六十年代仍是如此，在下有個經驗，華僑告訴我

們，入境檢查時，手裏握五元美金，先向檢查員握手表示謝意，把鈔票遞過去，通關便可快一些，出境時則請華僑代為打點，果然有效。

有一次我們帶了西瓜去，在檢查台上被打破了，海關人員搶著吃西瓜，我們也很快就通關了。

檢查護照也相當嚴格，樂華隊的「小黑炭」陳鎮和，面孔和舉動十足像道地的菲律賓人，輪到他受檢時，那海關人員一看，不禁愕然怔住，笑嘻嘻地說：「你下回來菲律賓，無須護照可以放行。」

陳鎮和這員猛將，是李惠堂發掘的。一九二六年李惠堂率復旦大學隊到蘇州比賽和他相遇，認為此君非池中之物，那時鎮和還是金陵大學附中學生，球王邀他到上海參加樂華隊，並轉學到上海暨南大學附中就讀，鎮和有勇有謀，凌厲無比，終於成樂華前衛的中流砥柱，後來又被選為一九三〇年第九屆遠東運動會代表，奪得錦標，馳名遠東，為足球界放一異彩。小黑炭熱愛國家，抗日戰爭時投效空軍抗敵，不幸於一九四〇年殉國。

一九四〇年五月李惠堂有悼亡友鎮和烈士詩三首：

啼聲初試尚童年，雙翅翱翔直上天；十載英風成絕影，祇留功業掛凌煙。球國無人不知君，旋風黑炭技超群；將軍百戰揚威武，共歎金剛不壞身。

凌空衛國志堪欽，敵愾同仇義更深；抗建未成身已殞，英雄何去惜知音。

李惠堂說陳鎮和以黑旋風及小黑炭的徽號名播大江南北；且膽略過人，體力充沛，有鋼皮鐵骨滿場飛的美譽；一種永不言死，永不畏死的精神，使人驚嘆懾服。如此奇才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知有無來者？

參觀鬼屋牽錯裙子

球王說，早年每次到馬尼拉，都巧逢一年一度非常熱鬧的「嘉年華會」。成千上萬看會的人，從各島嶼湧了進來，會中選拔菲律賓皇后，是一個最隆重又惹人注意的節目，中選的女郎，一舉成名天下知，真使人有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感想。

晚間赴會燈火輝煌，目不暇給，水陸雜陳，無奇不有，小孩和青少年更是高興得不亦樂乎，流連到不肯回家。要玩要看的有坐飛機、騎木馬、盪吊車、乘滑艇、開小汽車、擲飛鏢、射汽槍、吊金龜、打彈子，種種遊藝節目都是消費的好去處。

還有美女斷頭台、籠中賽車、高空跳水、幻術奇觀、無足游泳、水底抽菸、木虱戲劇、跳火圈、吞活蛇、吞刀劍、飛刀絕技、屋頂鞦韆，都是驚心動魄，引人入勝的怪招，使人嘆為觀止。

有一回樂華隊要練練膽子，一同去參觀鬼屋，裏面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見五指，陰風颯颯，鬼影幢幢，不禁不寒而慄，毛骨悚然。有時看到骷髏一大堆，有時半空中伸出一支手來打你一下，有時地下忽然出現一個小陷阱，幾個人會顛踏下去，有時會有一股冷氣吹到你的頸邊，忽然間你又会看見一個舌長兩尺的自縊鬼，臉上又會碰到毛茸茸的東西，設計得心巧術工，極盡恐怖的能事。

女士們進去了，無不嚇得大呼小叫，男士們也很多捏一把冷汗。樂華球員一個個牽著前面人的衣裳，互壯膽汁，還覺得有趣。最滑稽的是有位隊友，竟和大家失了聯絡，走出鬼屋一看，他牽著的是一位美國胖太太的裙子，惹得大家哄然大笑。而那位太太的美國先生，也牽錯了別人衣裳。

年輕記者不識球王

球王李惠堂早年曾多次訪問菲律賓，特別提到菲國一九三四年為了舉辦第十屆遠東運動會，在馬尼拉興建了黎薩運動場，他稱讚球場的夜間燈光設備，在遠東是首屈一指，環場四週，有十八盞一千枝以上燭光的特製燈泡，且不刺眼睛，球員在裏面奔跑，也沒有深濃的影子，足球是漆成白色的，一來一往，分外分明，加以夜涼如水，馳騁在綠茵場上，和冒著溽暑在白天的賽球，其苦樂真不可以道里計。同時觀眾們高坐看台，在習習涼風中欣賞球藝，也是一種無上的消遣。

那一次球王是中華隊的主將，二比零先勝菲律賓，又以同樣比數打垮荷屬東印度群島（戰後獨立為印尼），四比三力克日本，榮獲冠軍，居功最偉，譽滿遠東，各國足球界人士無人不識中國有位足球怪傑李惠堂。

但是自這屆以後，因日本主張偽滿洲國參加，中國堅決表示反對，遠運會於是解體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我國和印度、菲律賓等國，發起組織了亞洲運動會。二十年後，一九五四年馬尼拉舉辦第二屆亞洲運動會，中國足球隊由李惠堂擔任教練，在同一個球場，運籌帷幄，連戰皆捷，

最後榮膺金牌，全場三萬華僑觀眾歡聲震天，敲鑼打鼓，燃放鞭炮焰火及孔明燈雀躍慶祝，許多新聞記者看到中國隊員把教練李惠堂拋向空中，表示敬愛，便前去包圍訪問，有位菲國年輕記者，有眼不識泰山，竟問李惠堂叫什麼名字，在下也在場採訪，聽得很清楚，球王把他的英文名字，一個字母、一個字母地唸給那位記者聽，最後還加註「Football King」一個頭銜。

球王又說，當年曾去到距馬尼拉以西二十五公里的地方，有一所名叫聖坦安娜的大舞廳，內部裝潢華麗雄偉，令人嘆為觀止，有兩個大舞池，長方形的，面積如小型足球場一般大，舞娘有一千多人，花枝招展，五色繽紛，煞是奇觀，即使不喜歡跳舞的遊客也會慕名前往，瀏覽徘徊。

裏面有酒吧、餐廳、商場，及很多遊樂玩意，球王看到搖錢機，把特製銀元塞進小孔，順手一推，搖得三個檸檬，銅元隨著紛紛滾出來，計有四十五枚，得最高獎，將銅元到兌換處換成菲幣，隊友們慫恿請吃宵夜，竟花了十元，比對之下，反破了七元的財，卻也博得大家大快朵頤和一陣歡笑。（未完待續）